

湘山野錄



湘
山
野
錄

僧文瑩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湘山野錄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津逮祕書學海
類編學津討原皆
收有此書學津本
較佳故據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湘山野錄三卷。續錄一卷。宋僧文瑩撰。文瑩字道溫。錢唐人。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。以爲吳僧。今案讀書志。實無吳字。通考誤也。其書成於熙寧中。多記北宋雜事。以作於荊州之金鑾寺。故以湘山爲名。讀書志作四卷。通考則續錄亦作三卷。皆與今本不同。未詳孰是。厲鶚宋詩紀事稱文瑩及識蘇舜欽。欲挽致於歐陽修。文瑩辭不往。今考錄中。歐陽公謫滁州一條。稱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。追還吳。蒙見送云云。與鶚所言正相反。豈別據他說。未及考此書耶。續錄中。太宗卽位一條。李燾引入長編。啓千古之論端。程敏政宋紀受終考。詆之尤力。然觀其始末。並無指斥逆節之事。特後人誤會其詞。致生疑竇。是非作者本意。未可以爲是書病也。吳开優古堂詩話。論其以陽郇伯妓人入道詩。誤爲陳彭年送中國長公主爲尼詩。朱翌猗覺寮雜記。論其載琴曲賀若一條。誤賀若夷爲賀若弼。姚寬西溪叢語。論其記宋齊邱事失實。蓋考證偶疎。未爲大失。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。論其載王欽若遇唐裴度事。小說習徑。亦不足深求。惟朱弁曲洧舊聞曰。宇文大資言。文瑩嘗遊丁晉公門。晉公遇之厚。野錄中凡記晉公事。多佐佑之。人無董狐之公。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。然後世豈可盡欺。是則誠其一瑕耳。

湘山野錄卷上

吳僧文瑩著

眞宗卽位之次年，賜李繼遷姓名，而復進封西平王。時宋湜、宋白、蘇易簡、張洎在翰林，俾草詔冊，皆不稱旨。惟宋公湜深蹟上意，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，因進辭曰：「先皇帝早深西顧，欲議眞封，屬軒鼎之俄遷，建漢壇之未逮，故茲遺命，特付眇躬。爾宜望弓劍以拜恩，守疆垣而效節。」上大喜，不數月參大政。

皇祐中，明堂大享，時世室亞獻無宮僚，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。仁宗詔公歸以侍祠，公已老，手染一疏以求免，但直致數句，更無表章鋪敘之飾，止以奇牋妙墨，臨帖行書，親寫陳奏。臣衍向者甫及年期，還上印紱，天慈極深，曲徇私欲。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，外雖支持，中實衰弊，且明堂大享，千載難逢，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爲榮遇？臣但恐顛倒失容，取戾非淺，伏望陛下察臣非矯，免預大禮，無任屏營。

（以上原缺兩行）聞前代興亡及崩薨篡弑之事，以自省戒，而卿等掩隱不說，今後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，自餘皆宜明講。後值說禮記及檀弓經，有君卽位而爲棹（蒲亦反）歲一漆之，鄭注云：「棹，著身棺也。」王者禮繁，當預備歲一漆者，若其未成然（盡）諸公議不忍明說，貼黃掩之上，以拍揭起潛窺，始講退留宋尙書祁以問之。宋備陳其義，上曰：「當筵盡顯說。」宋謝曰：「臣子所不忍言，致上昧天鑒。」臣等死罪。仁宗笑曰：「死生常理也，何足憚焉。」

王文貞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。獄有合死囚。公一夜不寐。思以計活之。方五鼓。空中人喝直更速起。相公將出廳。果斯須開堂門。升廳。急呼死囚出問。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。此兒異日必爲三公。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。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。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。最號淹遲。文貞知誥。與父相去不十年。入西掖。牆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。坐臥不易處。長城錢公若水風鑿最高。與公同直史館。謂人曰。王子明既貴且壽。吾進用雖在其先。皆所不及也。果長城公纔四十卒。（首行有缺誤）

孫渠賢冕。天禧中直館。幾三十年。江南端方之士也。節概清直。晚守姑蘇。甫及引年。大寫一詩於廳壁。詩云。人生七十鬼爲鄰。已覺風光屬別人。莫待朝廷差致仕。早謀泉石養閑身。去年河北曾逢李（見素）今日淮西又見陳（或云陳李二公被差者也）。寄語姑蘇孫刺史。也須抖擻老精神。題畢。拂衣歸九華。以清節高操。羞百執事之顏。朝廷嘉之。許再任。詔下。已歸。竟召不起。王翼公欽若里閭交素也。翼公天禧中能相。以宮保出鎮餘杭。艤舟蘇臺。歡好款密。醉謂孫曰。老兄淹遲日久。且寬衷。當別致拜聞。公正色曰。二十年出處中書。一素交潦倒江湖。不預一點化筆。迨事權屬他。出廟堂數千里爲方面。始以此語見悅。得爲信乎。冀公愧謝。解舟遂行。

夏英公竦。每作詩。舉筆無虛致。鎮襄陽時。胡秘監旦喪明居襄。性多猜躁。譏毀郡政。英公昔嘗師焉。至貴達。尚以青衿待之。而不免時一造焉。一日謂公曰。讀書乎。曰。郡事鮮暇。但時得意。則爲絕句。胡曰。試誦之。公曰。近有燕雀詩云。燕雀紛紛出亂麻。漢江西畔使君家。空堂自恨無金彈。任爾啾啾到日斜。胡頗覺因。

少戢。慶歷初，被召真拜，將屈闕，以言者忤罷，除使相，知南京。到任，以二闕寄執政曰：「造化平分，荷大鈞，腰間新佩玉麒麟。南湖不住栽桃李，擬伴沙禽過十春。」又曰：「海雁橋邊春水深，略無塵土到花陰。忘機不管人知否，自有沙鷗信此心。」公後鎮西京時，張相昇知諫垣，以一詩諷曰：「弱羽傷弓尚未完，孤飛殊不擬驚鷺。明珠自有千金價，肯與遊人作彈丸。」卒不敢以一言及之。

真宗初，詔种隱君放至闕，以敷對稱旨。日既高，中人送中書膳，諸相皆盛服俟其來。种隱君韋布，止長揖而已。楊大年聞之，頗不平，以詩嘲曰：「不把一言裨萬乘，祇又雙手揖三公。」上聞之，獨召楊曰：「知卿有詩戲种某，楊汴浹股慄，不敢匿避。」又曰：「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？」出一皂囊，內有十軸，乃放所奏之書也。其書曰：「十議，所謂議道、議德、議仁、議義、議兵、議刑、議政、議賦、議安、議危。」（石守道聖政錄有之）俾大年觀之，從容奏曰：「臣當翌日負荆謝之。」

張尙書詠鎮陳臺，一日邸報同年王文貞公旦登庸，乖崖色不甚悅，奮髯振臂謂客曰：「朝廷安肯用經綸康濟人乎？」賴余素以直節自誓，束髮登仕，無兩府之志。時幕中杜壽隆者，乘其語而悅之，曰：「賤子素知公無兩府意，遽問曰：『此吾胸中蘊畜，子安得預其知乎？』」杜曰：「某蓋昔嘗誦公柳詩：『安得辭榮同范蠡，綠絲和雨繫扁舟之句。』因所以知之。」慍少解。

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，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，公賦有「包戈臥鼓，豈煩師旅之威；雷動風行，舉順乾坤之德」，自謂擅場，欲奪大魁。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，因黜之。選胡旦爲狀元，公憤然。

毀裂儒服。欲學道於陳希夷。搏趨豹林谷。以弟子事之。無任志。有言風鑒。一見之。謂曰。子當爲貴公卿。一生辛苦。譬猶人家張筵。方笙歌鼎沸。忽中庖火起。座客無奈。惟賴子滅之。然祿在後年。此地非棲憩之所。乖崖堅乞入道。陳曰。子性度明躁。安可學道。果後二年。及第於蘇易簡榜中。希夷以詩遺之云。征吳入蜀是尋常。鼎沸笙歌救火忙。乞得江南佳麗地。卻應多謝腦邊瘡。初不甚曉。後果兩入蜀。定王均。李順之亂。又急移餘杭。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。至則平定。此征吳入蜀之驗也。累乞閑地。朝廷終不允。因腦瘡。乞金陵養疾。方許之。

張乖崖成都還日。臨行。封一紙軸。付僧文鑒大師者。上題云。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。後至祥符八年。當其歲也。時凌侍郎策知成都。文鑒至是日。持見凌公曰。先尙書向以此囑某。已若干年。不知何物也。乞公開之。泊開。乃所畫野服。攜筇黃短褐一小真也。凌公奇之。於大慈寺閣。龕以祠焉。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。開真之日。當小祥也。公以劍外鐵縉緇重。設質劑之法。一交一緡。以三年一界換之。始祥符辛亥。今熙寧丙辰。六十六年。計已二十二界矣。雖極智者不可改。

眞宗西祀回蹕。次河中。時長安父老三千人。具表詣行在。乞臨幸。且稱漢唐舊都。關河雄固。神祇人民。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。上意未果。召祠司諫放以決之。時种持兄喪於家。旣至。眞廟攜之登鶴鵲樓。與決雍都之幸。种懇奏曰。大駕此幸。有不便者三。陛下方以孝治天下。翻事秦漢。侈心封禪。羣嶽而更臨游別都。久拋宗廟。於孝爲闕。此其不便一。其百司供擬。頓仗事繁。晚春蠶麥已登。深費農務。此不便二。精兵重臣。

扈從車蹕。京國一空。民心無依。況九廟乎。此陛下深宜念之。乃其三也。上玉色悚然曰。臣僚無一語及此者。放曰。近臣但願扈清蹕。行曠典。文頌聲。以邀已名。此陛下常自寤於清衷也。胡日傳召靈輿還闕。臨遣雍人。所幸宜不允。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。放乞還家林。上曰。非久必當召卿。

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。江南李王從謙子也。通敏有先識。解五竺國梵語。歷歷中。朝廷百度例務減省。淨知言者必廢譯經。不若預奏乞罷之。臣聞在國之初。大建譯園。逐年聖節。西域進經。合今新舊。何啻萬軸。盈函溢屋。佛語多矣。又況鴻臚之設。虛費祿廩。恩錫用給。率養尸素。欲乞罷廢。仁宗曰。三聖崇奉朕烏敢罷。且又際貢所籍名件。皆異域文字。非鴻臚安辨。因不允。未幾。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。上因出淨疏示之。方已。景祐中。景靈宮鋸傭解木。木既分。中有蟲。鏤紋數十字。如梵書旁行（戶郎反）之狀。因進呈仁宗。遣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。使夏英公竦詣傳法院。特詔開堂導譯。（每聖節譯經則謂之開堂）冀得祥異之語。以懺國。獨淨梵天香。導譯踰刻。方曰。五竺無此字。不通辨譯。左璫悲曰。請大師且領聖意。若稍成文。譯館恩例不淺。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。淨曰。某等幸若蠶文。稍可箋辨。誠教門之殊光。恐異日彰謬妄之迹。雖萬死何補。二官竟不能屈。遂寫奏稱非字。皇祐三年入滅。碑其塔者。此二節特不書。惜哉。祥符中。日本國忽梯航稱貢。非常貢也。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。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。則此光現。真宗喜。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。賜額曰神光朝辭。日上親臨遣使。使回。乞令詞臣撰一寺記。時當直者。雖偶中魁選。詞學不甚優贍。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。蓋假其稽古才雅也。既傳宣。令急撰寺記。時張尙

爲小官。醉飲於繫樓。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。而夷人在閣門翹足而待。又中人三促之。紫微大窘。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。改閑忙令。大年曰。世上何人最得閑。司諫拂衣歸華山。蓋種放得告。還山養藥之時也。錢希白曰。世上何人最號忙。紫微失却張君房。時傳此事爲雅笑。

種司諫旣以三不便之奏。諫真宗長安之幸。惟大臣深忌之。必知車輅還闕。不久須召。先布所陷之基。使其里舊雷有終諷之曰。非久。朝旨必召明逸。慎勿輕起。當目存隱節。徐宜特削一奏請覲。以問鑾駕還闕之良苦。乃君臣之厚誠也。種深然之。上還京。已渴佇與執政議召種之事。大臣奏曰。種某必辭免。乞陛下記臣語。久而不召。往往自乞覲。試召之。詔下果不至。辭曰。臣父幼亡。伯氏鞠育。誓持三年之喪。以報其德。止有數月。乞終其制。上已微感。後半年。知河陽孫奭果奏入。具言種某乞詣闕請覲。上大駭。召執政曰。率如卿料何邪。大臣曰。臣素知放之所爲。彼視山林若桎梏。蓋強持隱節以沽譽。豈嘉遜之人耶。請此一覲。亦妄心狂動。知鼎席將虛。有大用之覲。陛下宜察之。蓋王文貞且累章求退之時也。由此寵待遂解。劉付河陽。賜種賁山銀一百兩。所請宜不允。是歲遂亡。祥符八年也。種少時。有瀟湘感事詩曰。離離江草與江花。往事洲邊一歎嗟。漢傳有才終去國。楚臣無罪亦沉沙。淒涼野浦飛寒鴈。牢落汀祠聚晚鴉。無限清忠歸浪底。滔滔千頃屬漁家。誠先兆也。初種隱君少時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。博陳宿戒廚僕。來日有二客。一客膳於廊。纔旦果至。惟邀放升堂。殷勤眦睨。以一絕贈之曰。鑑中有客白髭多。鑑外先生識也麼。只少六年年六十。此中陰德莫蹉跎。種都不之曉。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。子貴爲帝友。而無科名。晚爲權貴所陷。

种又乞素履之術。陳曰：子若寡欲，可滿其數。种因而不娶，不媵，壽六十一。楊大年，年十一，建州送入闕下。眞宗親試一賦一詩，頃刻而就。上喜，令中人送中書，俾宰臣再試。時參政李至、狀臣等，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仁睿傳聖旨，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。其人來自江湖，對數軒陛，殊無震懼，便有老成。蓋聖祚承平，神童間出也。臣亦令賦喜朝闕詩五言六韻，亦頃刻而成。其詩謹封進。詩內有七閩波渺邈，雙闕氣崑崙。曉登雲外嶺，夜渡月中潮。斷句云：願秉清忠節，終身立聖朝之句。

天禧中，宰臣奏中書樞密院，接見賓客，然兩府慎密之地，亦欲資訪天下之良苦，早暮接待，復滯留機務，又分廳言事，各有異同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，每有在外得替到闕，及在京主執臣僚，如有公事，並逐日於已時已前，聚廳見客，已分廳即俟次日，急速者不在此限，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。

眞宗西祀回，召臣僚赴後苑，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記，朝拜諸陵，因幸西京記。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，皆新製也。笑謂近臣曰：雖不至精優，卻盡是朕親撰，不假手於人。此語蓋旨在楊大年也。歸田錄述之。

景德四年，司天判監史序奏：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，五星當聚周分。旣而重奏，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，近太陽行度，按甘氏星經曰：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，如君臣齊明，下侵上之道也。若伏而不見，即臣讓明於君。此百千載未有也，但恐今夜五星皆伏。眞宗親御禁臺以候之，果達旦不見，大赦天下，加序一官，羣臣表賀。

寇萊公詩。若野水無人渡。孤舟盡日橫之句。深入唐人風格。初授歸州巴東令。人皆以寇巴東呼之。以比前趙渭南韋蘇州之類。然富貴之時。所作詩。皆淒楚愁怨。嘗爲江南春二絕云。波淼淼。柳依依。孤村芳草遠。斜日杏花飛。江南春盡離腸斷。頻滿沙汀人未歸。又曰。杳杳煙波隔千里。白蘋香散東風起。日落汀洲一望時。愁情不斷如春水。余嘗謂深於詩者。盡欲慕騷人。清悲怨感。以主其格。語意清切。脫灑孤邁。則不無殊。不知清極則志飄。感深則氣謝。萊公富貴時。送人使嶺南云。到海只十里。過山應萬重。人以爲警絕。晚竄海康。至境首雷吏呈圖經。迎拜於道。公問州去海近遠。曰。只可十里。憔悴犴竄。已兆於此矣。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。以所業贊呂文穆公蒙正。卷有早梅句云。雪中未問和羹事。且向百花頭上開。文穆曰。此生次第。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。後皆盡然。

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。知潤州。治迹無狀。浙憲馬卿等欲按之。至則陳已先覺。廉按訖。憲車將起。因觴於甘露寺閣。至卒爵。憲目曰。將注子來。郎中處滿着。陳驚起遽拜。憲訝曰。何謂。何謂。陳曰。不敢望滿。但得成資保全而去。舉族大幸也。馬笑曰。豈有此事。旣而竟不敢發。有陋儒者。貢所業。舉止凡下。陳玩之曰。試請口占盛業。生曰。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。讀破題曰。粵有大德。其名曰坤。陳應聲曰。吾聞子此賦久矣。得非下句云。非講經之座主。乃傳法之沙門乎。滿座大笑。陳尤工藥名詩。有恭爲臘寒呵子下。衫因春瘦縮砂。戔。風月前湖近。軒窗半夏涼之句。皆不失風雅。

丁晉公貶崖時。權臣實有力焉。後十二年。丁以祕監召還光州。致仕時。權臣出鎮許田。丁以啓謝之。其略

曰三十年門館游從。不無事契。一萬里風波往復。盡出生成。其婉約皆此。又自臺漕召還。知制誥謝兩府啓。二星入蜀。難分按察之權。五月渡瀘。皆是提封之地。後云。謹當揣摩往行。軌躅前修。效慎密於孔光。不言溫樹。體風流於謝傳。且詠蒼苔。

時大臣爲樞相。以非辜降節度使。謫漢東。會禁林主誥者。素爲深讎。貶語云。公侯之家。鮮克稟訓。茅土之後。多或墜宗。具官某亡國之衰緒。孽臣之累姻。時冢宰謂典誥曰。萬選公其貶語太酷。禁林曰。當留數句。以俟後命。太宰笑曰。尙未逞憾乎。

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。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。進御罷。呈中書。石急問之。是誰撰。盛卒對曰。度撰。對訖方悟。滿堂大笑。又劉中師因上殿。賜對衣腰帶。榮君之賜。銜而不換。遂服之。謝於其第。乃寶瓶銀帶也。會方霽。廷中尙泥。足跡坐於泥中。袍帶濡漬。石問曰。郎中貴甲幾多。曰。若干歲。曰。果信。果信。士入寶瓶。遂有此撲。

錢思公謫居漢東日。撰一曲曰。城上風光。鶯語亂。城下煙波。春拍岸。綠楊芳草。幾時休。淚眼愁腸。先已斷。情懷漸變成衰晚。鸞鑑朱顏。暗暗換。昔年多病。厭芳樽。今日芳樽。惟恐淺。每歌之。酒闌則垂涕。時後閣尙有故國一白髮姬。乃鄧王俶歌鬟。驚鴻者也。曰。吾憶先王將薨。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。緋爲送。今相公其將亡乎。果薨於隋。鄧王舊曲。亦有帝鄉煙雨鎖春愁。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。頗相類。

吳越舊式。民間盡算丁壯錢。以增賦興。貧匱之家。父母不能保守。或棄於襁褓。或賣爲僮妾。至有提攜寄

於釋老者。真宗一切蠲放。吳俗始蘇。

雍熙二年。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涌。舊老相傳。時平則流。時亂則竭。唐安史之亂。其泉竭。至大中年復流。賜號潤德泉。後又涸。今其泉復涌。澄甘瑩潔。太宗嘉之。

楊叔賢。郎中。異眉州人。言頃有眉守。初視事。三日大排。樂人獻口號。其斷句云。爲報吏民須慶賀。災星移去福星來。新守頗喜。後數日召優者。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。其工對曰。本州自來舊例。祇用此一首。楊叔賢自強人也。古今未嘗許人。頃爲荊州幕。時虎傷人。楊就虎穴磨巨崖。大刻誠虎文。如鱷魚之類。其略曰。咄乎爾彪。出境潛游。後改官知鬱林。以書託知軍趙定基。打誠虎文數本。書言嶺俗庸獷。欲以此化之。仍有詩曰。且將先聖詩書教。暫作文翁守鬱林。趙遣人打碑。次日。本耆中某月日。磨崖碑下。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。荆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。

范文正公鎮餘杭。今侍讀王樂道公在幕。楊內翰隱甫公察謫信州。未幾召還。赴闕過杭。公厚遇之。特排日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辭。樂道叱之不作。來日酒數行。遣吏投書於席。大概言陶之學先王之道也。未始游心於優笑之藝。始某從事於幕。天下之士。識與不識。皆以陶爲賀。蓋今嚴穴蟠潛。修立之士。無不由明公之門。游擢至於華顯者。獨以某不幸。吏於左右。公未嘗訓之以道德。摩之以仁義。反以伎戲之事委之。非某素望也。且金華楊公。亦吾儒高第之一人爾。苟某始者。躡繩等。歷清秩。過執事之境。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爲記也。云云。公以書示隱甫。隱甫笑曰。波及當司。尤無謂也。公頗動。旣而移鎮青社。樂道少安。又

王尚書拱辰長安上事日。理掾撰樂詞。有人間合作大丞相。天下猶呼小狀元之句。又梅龍圖塾餘杭上事日。一曹僚撰頭蓋曲。有黃閣方開鼎。和羹正待梅之句。二吏因受知。蒙二公薦擢。不數年。並陞於臺閣。皆繫乎幸不幸爾。

太平興國四年。緜州羅江縣羅公山。真人羅公遠舊廬。有人乘車。往來山中。石上有新轍迹。深三尺餘。石盡五色。知州仲士衡緣轍迹。至洞口。聞雞犬聲。

興國七年。嘉州通判王袞奏。往峨眉山提點白水寺。忽見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。皆變金色。有丈六金身。次日有羅漢二尊。空中行坐。入紫色雲中。

治平中。御史有押呂狀元。溱杭州日事者。其語有歡遊疊嶂之間。家家失業。樂飲西湖之上。夜夜忘歸。執政笑謂言者曰。軍巡所由。不收犯夜。亦宜一押。

李建勳罷相江南。出鎮豫章。一日與賓僚遊東山。各事寬履輕衫。攜酒饋。引步於漁溪樵塢間。遇佳處則飲。忽平田間一茆舍。有兒童誦書聲。相君攜策就之。乃一老叟。教數村童。叟驚悚離席。改容趨謝。而翔雅有體。氣調瀟灑。丞相愛之。遂觴於其廬。置之客右。叟亦不敢輒談。李以晚渴。連食數梨。賓僚有曰。此不宜多食。號爲五臟刀斧。叟竊笑。丞相曰。先生之哂。必有異聞。叟謝曰。小子愚賤。偶失容於鈞重。然實無所聞。李堅質之。仍脅以巨觥曰。無說則沃之。叟不得已。問說者曰。敢問刀斧之說。有稽乎。曰。舉世盡云。若有其稽。叟曰。見鷄冠子。所謂五臟刀斧者。非所食之梨。乃離別之離爾。蓋言人之別離。戕伐胸懷。甚若刀斧。遂

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。乃鵷冠子也。檢之如其說。李特加重。

金陵賞心亭。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。秦淮絕致。清在軒檻。取家篋所寶袁安臥雪圖。張於亭之屏。乃唐周昉絕筆。凡經十四守。雖極愛而不敢輒觀。偶一帥遂竊去。以市畫蘆雁掩之。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。登亭留詩曰。千里秦淮在玉壺。江山清麗壯吳都。昔人已化遼天鶴。舊畫難尋臥雪圖。冉冉流年去京國。蕭蕭華髮老江湖。殘蟬不會登臨意。又噪西風入座隅。此詩與江山相表裏。爲買畫者之蕭斧也。

淳化甲午。李順亂蜀。張乖崖鎮之。僞蜀僭侈。其宮室規模皆王建。孟知祥乘其弊而爲之。公至則盡損之。如列郡之式。郡有西樓。樓前有堂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鶴花竹怪石。衆名曰雙鶴廳。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。二畫妙格。冠於兩川。賊鋒旣平。公自壞屋。盡置其畫爲一堂。因名曰畫廳。

鼎州甘泉寺。介官道之側。嘉泉也。便於漱酌。行客未有不舍車而留者。始寇萊公南遷日。題於東檻曰。平仲酌泉經此。回望北闕。黯然而行。未幾。丁晉公又過之。題於西檻曰。謂之酌泉。禮佛而去。後范補之諷安撫湖南。留詩於寺曰。平仲酌泉回北望。謂之禮佛向南行。煙嵐翠鎖門前路。轉使高僧厭寵榮。詩牌猶在。六快活詩。長沙致仕王屯田揆譏六君子而作也。六人者。卽帥周公沆。漕趙公良規。憲李公碩。劉公舜臣。倅朱景陽。許立是也。其詩略曰。湖外風物奇。長沙信難續。衡峯排古青。湘水湛寒綠。舟楫通大江。車輪會平陸。昔賢官是邦。仁澤流豐沃。今賢官是邦。剗陷人脂肉。懷昔甘棠化。傷今猛虎毒。然此一邦內。所樂人纔六。漕與二憲僚。守連兩通屬。高堂日成會。深夜繼以燭。幃幕皆綺紈。器皿盡金玉。歌喉若珠疊。舞腰如